

H 428  
13

70000000

梓潼謝无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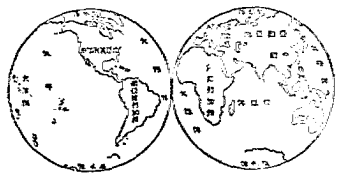
駢文指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495-15  
6471

1758

# 世界地圖



## 特色

調查詳備 畫工精確  
印刷清楚 彩色鮮明  
檢查便利 定價低廉

高等 世界分國地圖

一冊 六角

世界改造大地圖

一大冊 一元六角  
紙工費八角

甲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地圖一冊三十二幅 地誌一冊  
華英美華地名表一冊 二元

乙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附說明書一冊 六角

### 中華書局發行

## 駢文指南序

駢文亦美文之一種始於六朝盛於唐而衰於宋沿及元明降而益陋清初一振乾嘉兩朝號稱復古自是以後極盛難繼漸凌遲矣無量謝君唏儷體之中絕悼後學之無聞爲輯此編溯其源流分其體格綜論其興替變遷之大概比劉氏雕龍之豐贍而泛詞務去等陳氏金箴之切要而畧語加詳名曰指南符其實矣近者公府文移私家著述間用偶辭而東施效顰濶陵學步強顏自喜僞體貽譏得此書而研究之流弊或可免乎

民國七年十月吳興皞皞子序

駢文指南目次

第一章 駢文通論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第二章 駢文體格及變遷論

第一節 齊梁以前之駢文

第二節 永明體

第三節 徐庾體

第四節 唐駢文

第五節 宋四六

第六節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諸家畧論

# 駢文指南

梓潼謝无量編

## 第一章 駢文通論

###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中國字皆單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準音。畧字。修短相均。故駢文律詩。實世界美文所不能逮。蓋雖有閔文。麗藻音調。則前後參差。隸事則上下不切。此未足爲美也。駢文鋪敘議論。語累千萬。比對精深。體裁綺密。句中自協宮商。境界視律詩尤廣。今特專以一編論之。

說文訓文爲錯畫。釋名曰。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故古之爲文。皆主於華美。奇偶兼行。剛柔迭用。而並稱曰文。晉宋以來。始有文筆之分。蓋以整麗者爲文。單行者爲筆。或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唐時又別立古文之目。謂六朝之文爲駢文。此後文家相承。有駢有散。如涇渭之不可踰矣。晚

清文士。又有欲會駢散以爲文者。李中者於駢體文鈔序中嘗發其意。其辭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斑斑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烈。毗陰則沈隄。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李氏之說如此。雖然。溯文章之源。固不當有

駢散之分。及駢散之分。既定。則散文遠。不如駢文之美。凡爲散文者。或輕駢文。爲駢文者。或輕散文。此坐不知美文與實用文之殊耳。故今惟敍駢文。示美文之軌則焉。

文心雕龍敍麗辭之祖曰。造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彥和之稱麗辭。遠引書易。而書則濫及僞孔。故當易繫是麗辭之宗也。至於雕龍原道篇。則敍天地之文。而終之以文言。其辭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清阮元有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

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阮元之說。蓋推行遠之旨。以闡文言用韻之義。合以彥和所稱文言麗辭。則文言具備美文之特質。有二。一卽多用偶句。一卽多用韻。是也用韻用偶。咸爲古今美文所不能外者矣。茲錄乾文言於下。

### 乾文言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

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文言之用偶者。如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

道華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坤文言亦多此例。孔子言易。用比偶錯綜之法。自名曰文。是卽千古駢文之祖也。又其聲調亦自鏗鏘。阮元文韻說曰。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溼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溼。卽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蓋駢文聲律體格。至永明而大成。沈休文以此自矜。而阮元則歸其原於孔子也。文選所錄。並是美文。而子夏詩序。亦在其中。蓋駢文之淵源。自孔子文言以外。當推子夏詩序也。茲亦錄之。

詩大序

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鷓鴣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阮元文韻說曰。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蓋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與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後人指排偶之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

美文皆得謂之韻。文韻文非僅指句末之韻。亦有句中之韻。詩是句末有韻。駢文則是句中有韻。即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句中須調平仄是也。阮元文韻說曰。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嘆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創獲。故於謝靈運傳論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約答陸厥書曰。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唯靈連靈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

所選不押韻之文。本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創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總而論之。則遠溯駢文之起原。實本奇偶自然之理。而孔子文言。已見精密之體製。子夏復申論聲音相和之理。及夫騷賦之興。其中固多音韻調協之偶句。不可盡以爲暗合。揚馬之文。無比對。王褒谷永。漸近儷詞。東京崔蔡之倫。幾於非對不發。晉宋以降。至於永明之間。而後駢文之體格大成耳。徐庾嗣作。縉藻清聲。遂蔑以復加。唐宋頗有變體。清世作者。間復力追八代。此駢文淵源遷變之大略也。

##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駢文盛於六朝之際。而論其體製。較其優劣者。以文心雕龍之書爲最備。宋以來始有四六談塵。四六話之類。而有清之初。陳其年之四六金鍼。尤爲約而有要。故於古世掇雕龍之說。近來則取金鍼之篇。庶於研究之法。可以得其門矣。

劉勰文心雕龍。譏評古今文章得失。自詩騷頌賦。頌讚祝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讖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之屬。無不一一明其指要。較

其利病。其中雖合詩賦雜筆而言。要以近於駢文者爲多。況彥和之時。爲文競尙聲音比偶。觀雕龍之持論。則於駢文之秘奧。可以思過半矣。然自辨體以外。又通論連綴篇章。會和神理之法。亦餘二十篇。尤研究駢文者所不可不知。故今擇其最要者。節錄於下。而於辨體諸篇。則從略焉。

一、神思 文之著於外者。有體貌。存於內者。則神思是也。彥和論之曰。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闕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闕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擷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描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迫。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二、體性 彥和言文有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醜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彥和



乃謂體貌之所以異。由於才稟性情之殊。故學文者須自慎其始習。必先攻雅製。庶能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也。

三、風骨 彥和又有風骨之篇。以爲悵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乎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末乃以氣爲風骨之本。必氣猛而後乃能風清骨峻耳。

四、通變 彥和見當時文士。競尙綺靡。陳陳相因。如出一手。故以通變立論曰。夫設文之體有常。通變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

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蓋文章雖不妨襲用古語。當有所參伍因革以適變也。

五、定勢。彥和定勢之篇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鑿。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

六、情采。彥和論情采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乃謂文質必附乎性情。若疎於體情。徒以逐文爲務。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

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翻其反矣。此情采二者相資之說也。

七、銛裁 又論銛裁曰。規範本體謂之銛。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銛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詞以舉要。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蓋果能善於銛裁。則文之繁簡。無不宜也。

八、聲律 又論聲律曰。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外。疊韻雜句而必暌。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轡驢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按聲律之論。非僅限於吟詠。六朝儷文。自永明以來。咸以稱協宮商相尚矣。故略著彥和之說如此。

九、章句 又論章句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

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未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十、麗辭 彥和以對偶爲麗辭。遠溯源於易文言。又論之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又論文意重出。爲對句之駢枝。言對貴在精巧。事對務在允當。至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事或孤立。莫與相偶。以及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皆對句之病也。

十一、比興 彥和以爲比顯興隱。比者附也。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又謂詩刺道喪。典義銷亡。比體雲構。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絲比義。以敷其華。驚聽

回視資此效績。然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鷺。則無所取焉。

十二、夸飾 彥和以爲文辭所被。夸飾恆存。詩書雅言。而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後之文人。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焯焯。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十三、事類 彥和論用事之法曰。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括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敵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

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闕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此言隸事不可不審也。

十四、練字 彥和謂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謂字體瓌怪。聯邊謂半字同文。重出謂同字相犯。單複謂字形肥瘠。詭異及重出之弊。誠不可不避。而聯邊單複二條。則近於無謂。亦見當時文體力求美麗。拘忌至此也。

十五、附會 彥和又有附會之篇。言行文當使首尾相附而會於一。如後來所論章法者矣。其言曰。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擣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

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勞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跡藏。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

雕龍所以發明行文之奧者。尚不止於此。茲但著其尤要者而已。雕龍之爲書。雖以通論文章大體。要於駢文爲尤切。當時固未有駢文之名。而文士所爲。殫精研慮。屬辭振翰者。莫非駢文也。故攬雕龍之論。可以總會駢文之法矣。駢文者。唐以來。實謂之四六。以其多以四字六字爲句也。唐宋之際。制誥表奏。賤啟。乃至致語。上梁等文。皆以四六行之。其體格漸異於齊梁。然便於俗用。世固亦不乏論其法者。而輒近所傳陳其年之四六金鍼。最爲簡而有要。或以此非其年作。願必深於爲四六者。乃能作此書無疑也。欲觀齊梁駢文用力之處。宜求之彥和雕龍之論。欲觀唐宋以來四六之體裁優劣。宜求之其年金鍼之書。茲故復錄金鍼全文於後。可觀覽焉。

陳其年四六金鍼曰。四六之興。其來尙矣。駢詞儷語。六經多有之。至漢乃從典謨誓命而加之潤色。一篇始末。皆以對偶成文。諧律協聲。以便宣讀。俾聽者易曉。斯

亦古文之一體也。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在辭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綴而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屬對巧的。爲精妙。變而爲法。凡六曰熟。曰翦。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以云四六金鍼。不外是矣。今參考其說。開具二法於後。而以目體製式格五者附焉。噫。吾於斯道。用力十餘稔。庶有一得。願與二三子共之。尙其勿輕以畀人而可哉。

一 古法

約事。將開說之事。沙汰其枝葉。而約取其本根。則辭旨簡明。讀者不煩。而聽者易解也。

分章。將事中節目。分開各爲一段。以陳述之。則事意分朗。聽者無雜亂之患。

明意。於各段中發揮其意。使之明白洞達。無少晦澁。則聞者朗然入耳。而噏心矣。



屬辭。每一段中。以一隔聯包括其意。前後隨宜。以四字六字散聯。彌縫其闕。所以然者。事約則明。既以約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則朗。故又以明意屬辭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對待。混而言之則昏晦。分而言之則明朗。故四六屬詞之法。必分事意爲兩壁。而以對偶明之也。又一意之中。必分主從。從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長。若不爲分以明之。則主從混淆而輕重不分矣。故少其隔聯以明主意。多其散聯以明從意。此四六屬辭用四六限段節。拘對偶。分散隔聯之本意也。欲讀者便於聲音。故切平仄。欲聽者不致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黏律明句讀易文辭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則四六之作。自然合轍矣。

## 二 今法

截剪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於是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事。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二曰剪。三曰截。熟。用衆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



應用 曰啟曰疏曰劄

四體

唐體 蘇頲張說常袞白居易陸贄元稹諸人是也。唐體四六不拘黏段中用對偶。而尾段多以散語襯貼之。猶古意也。

宋體 楊大年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澤民邵公濟汪藻諸人是也。宋體拘黏段

對偶。格律益精。而去古益遠矣。凡唐體四六文苑英華最爲詳贍。宋體四六惟蜀本四六適用集。此書未見皆南渡以前精選之文。格律渾厚。辭氣雄雅。無後來雕鑿之

弊。餘不足觀也。

五製

四六之製有五。一曰起。謂之破題。二曰承。謂之釋題。三曰中。述德或在作入事是也。四曰過。自敘是也。或在述德之前。五曰結。述意是也。此四六製大概。其餘各具於式。變換爲之。或不用解題。或不用自敘。或變自敘而敘他人。此又隨題變換者也。

六式

詔。多用散文。亦有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文。敍書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或獎諭。或獎勵。

誥。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頭宣命。多作三段。一破題。二褒獎。三戒。或獎諭。封贈則用慰諭。

表。諫表。論事表。請表。陳情表。陳乞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冊后。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聖。三述意。謝官。謝賜。雜謝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牋。諫牋。論事牋。皆散文。賀牋。皆三段。進書。進物牋。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樣不

同。古用之太  
子諸王

露布。出師。勝捷。布告之文。一冒頭。二頌聖。三聲罪。四敍事。五宣威。六慰諭。出師

喻衆之文。一冒頭。二聲罪。三頌聖。四論理。五宣慰。六招慰。

青詞。方士懺過之辭。一籲天。二懺過。三祈禱。

朱表。方士告天之辭。一籲天。二破題。三述意。

功德疏。釋氏禱佛之辭。一破題。二自述。三祈禱。

致語。樂工開白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上梁文。匠人上梁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拋梁東西南北詩各三句。

寶瓶文。坊者鐸棟脊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啓。人間通問之辭。謝啓。一破題。二自敘。三頌德。四述意。通啓。一破題。二頌德。三

入事。四述意。定婚啓。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聘婚啓。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賀啓。

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或從入事。四述意。小賀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疏。請疏。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勸緣疏。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

七 格

上渾成格。辭意明白。渾然天成。

中精嚴格 法律精嚴妙入規矩

下巧密格 用事巧中無少疏漏凡四六諸格變化無方神而明之在乎其人其尤切者則在此三格而已

右並陳其年四六金箴之辭學者深玩雕龍之書復參觀其年之所論列則於齊梁以來以至唐宋諸家駢儷之文皆可以知謀篇遣詞得力之所在矣

## 第二章 駢文體格及變遷論

### 第一節 齊梁以前之駢文

駢體至齊梁而盛齊梁以前行文已重偶辭而聲律未精惟其比對姿勢多有可觀耳文心雕龍謂麗辭導源仲尼要及騷賦既興以後文章始務以華藻爲工蓋承戰國之詠諷挾西京之闕麗然後駢文之體格生焉西京之世如終軍之白麟奇木對王褒之聖主得賢臣頌皆具儷形至東京而益趨於整贍矣

###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叢與鳥

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甲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飛。迹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德。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聖主得賢臣頌

王 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裘藜哈縠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焯其鋒。越砥斂其等。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彗汜。盡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騫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馭鄰。驟乘且。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煥。襲狐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噓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



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漂。而升本朝。離疏釋驕。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埃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出。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鍾。逢門子。鬱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

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頌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軌。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誦信若彭祖。啣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東京文人益。偶儻之詞。班張崔蔡。競爲華贍。蓋四六之浩端。而又縛於西京者矣。錄蔡邕仲長統二首。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又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樵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攜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

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蹶踏畦苑游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飄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  
彈南風之雅操。發清霜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建安之際。鄴下諸賢。振翰攄詞。莫不體態彌妍。聲情俱茂。如曹丕兄弟之書。季重  
休璉之作。均有翩翩之致。畧錄一二首以見其體。

與朝歌令吳質書

曹丕

五月十八日。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  
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  
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  
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  
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

誠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麩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遼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

應休璉

璉報。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遜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窟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到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鈎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師官授邑。

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駭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踪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晉宋之際。雖文采繁富。而重乎氣質。故常詞不單行。要亦言有體要。晉之文士。最盛於太康。時有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士衡體製尤縵。善於鋪敘義理。徵其造述。終是質過於文。宋以元嘉爲文辭之中心。謝靈運顏延年鮑明遠諸人。方駕齊騫。惟明遠稍慕妍巧。而延年吐詞琢句。近於大方。今錄士衡延年各一首。以見晉宋文體之變。抑亦齊梁之先驅也。

### 豪士賦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

陸機

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載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繫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於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

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視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眊。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彙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遠。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



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壘。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陶徵士誄

顏延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繇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

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諫華。名由諡高。苟允德議。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竊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彜。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旣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謂天蓋高。胡嘗斯儀。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疴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倏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卻贖。輕哀薄歛。遭壞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遠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韻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自漢魏以迄晉宋。文士製作。已具儷體之規模者甚衆。雖比對不無工緻。而聲律未精。終遜齊梁以下之音調鏗鏘。故沈休文獨協宮商。而嘆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也。然則駢文實大進於永明體。盛行之後。云當於後節述之。

## 第二節 永明體

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

殺。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蓋永明文學始精研聲律。不惟用之於詩。亦用之於文。至是以後。文體務爲音節清麗。是駢儷之極盛時代矣。當時文士皆湊竟陵王子良西邸。子良蓋齊武帝第二子。雅好文藝。而梁武帝與沈約。王融。謝朓。任昉。陸倕。蕭琛。八人。尤見禮異。號竟陵八友。竟陵八友。實永明文學之中心也。鍾嶸詩品曰。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並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襲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此見永明之體。成於王融。沈約。謝朓三人也。王謝旣皆早世。而約獨歷齊入梁。位隆譽顯。提獎後進。故梁陳之際。而聲律之體大行。沈約之力也。

沈約以文章當精研聲律之意。見於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文選注曰。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於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其辭曰。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固。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踪。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

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立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休文之論既出。而陸韓卿爲書規之。以爲昔賢似不都聞此處。若夫爲文當協宮商。則韓卿亦無異說也。故當時相尙成風。文體日臻。清麗休文與王融謝朓實有創始之功。要其切比聲律。三子猶未逮。徐庾之精也。茲錄王謝作各一首如下。

求自試表

王融

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目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勤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安。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徵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宏。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塞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歇吧。旣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舍耒場圃。奉筆兔園。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園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永明體既風靡一時。八友之中。陸倕任昉。特長於筆。梁武雖不信四聲。而所製作亦雅有音韻。簡文昭明。遂妙合麗則。又劉綸張融之倫。亦在竟陵邸第。江淹歷宋齊以至梁世。屬辭尤善雕績。沈約爲梁代老師。如王筠張率吳均何遜劉孝綽劉勰等。均受其獎拔。乃至王僧孺劉峻徐摛庾肩吾。並有美詞。同時俱出。體製雖各有所長。莫不詞旨妍潤。風調清深。要是永明體之餘勢也。至於徐摛之子陵。庾肩吾之子信。則益臻巧密。爲麗辭之正宗矣。

第三節 徐庾體



庾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肩吾子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師莫不傳誦。其後信奉使於周。遂留長安。陵由梁入陳。二子並爲南北宗匠。文體亦相近。精協宮商。頗變舊體。往往聲情並茂。輯裁巧適。蓋至徐庾而後極。駢儷之變矣。

### 哀江南賦序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殮周粟。下亭漂泊。舉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

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以血。釣臺移榭。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颯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謝滕王集序啟

庾信

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

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度。卽是能平八風。感唱  
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  
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  
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鬱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  
湖陽之尉。旣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  
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江陵百六。幾從土隴。至如殘縑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  
箱。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  
有窮途之恨。是以精采替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  
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  
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憫。遂垂存錄。始  
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  
玉。豈不徒勞神靈。匠石迴顧。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  
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

勿。紗。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尙。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鄆。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雁。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

##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柶。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箏篋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籠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閻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徵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娉。聘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

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鬢。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鷲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栢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宮中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護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務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風雅。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

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守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縉繩。永對阮公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寶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夔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蘭成久羈河北。惟王褒來自南朝。文采與之相埒。孝穆入陳。獨爲老師。陳後主亦雅好詞翰。當時如江總、姚察、周弘讓等皆彬彬文士之選。陳後主爲太子時。悼陸瑜之逝。有與江總書曰。

管記陸瑜奄然歿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同。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

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解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瀟。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遠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王褒在周。深見禮遇。特亞於信。晚年出爲宣州刺史。先是褒與周弘讓友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乃致書弘讓。弘讓亦有答書。均情采惻至。茲錄之。以見南北文體並趨於輕豔矣。

與周弘讓書

王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尙保池陽之

田。鏵迹幽蹊。銷聲窮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葉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邁。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揭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答王褒書

周弘讓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諾。芝朮可求。恆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鸞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



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揭陰。弟非茂齒。禽尙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遠悲。次房游魂不反。遠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鱗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 第四節 唐駢文

唐與文士。半爲陳隋之遺彥。沿徐庾之舊體。太宗本好輕豔之文。首用瀛洲學士。參與密勿。綸誥之言。咸尙儷偶。爾後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率以華縟典贍爲高。玉堂載筆。則有顏岑崔李。燕許常楊。以至陸贄李德裕之倫。並號傑出。蜚聲濟美。若夫博學鴻詞。則試賦頌銓選。則試判牒。舉凡章奏書檄之文。莫不習用偶語。故至於唐之末流。而文體浮靡猥雜。亦應用文字之弊。有以致之也。中間令狐楚工於刀筆。李商隱受其法。始有四六之集。由今觀之。商隱四六。雖略有新巧可觀。究未脫唐習。不能逮其古文。然則綜考有唐一代之駢文。初唐猶襲陳隋餘響。燕許微有氣骨。陸宣公善論事。質直而不尙藻飾。溫李諸人。所謂三十六

體者稍爲秀發。唐駢文之變遷。其犖犖大者如是而已。律賦諸家。雖亦四六之流。要爲淺薄。不足取焉。

唐初如虞世南、許敬宗、李義府、王績、杜之松等。並工儷詞。新撰諸史。其論贊皆用偶語。當時曹憲傳文選學。時人多習文選者。及夫王楊盧駱四傑繼起。始特開唐駢體之規模。雖胎息不逮於古。而能自爲波瀾。宋之間李嶠與珠英學士諸人。加以縉藻。斯蓋初唐之風氣也。今略錄數首。以見其凡。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檄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

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哇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晏之餘。爲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滕王閣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攬轡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天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紆其駭。騶閭闔。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襟市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溝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閹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而相憐。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

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瀝潘江。各傾陸海。云爾。

陸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鑿罷歌舞。晝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起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襟。何者。情蓄於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己。歷抵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

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卽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磨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糲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嚙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輿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

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賞。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雕題之國。颶風搖木。饑飈宵鳴。毒瘴橫天。悲鶯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關號鬼門。常憂死別。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光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宏益。雖崇班去己。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驟騎。恐耆舊感謝。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沈。下情感痛。自昔逸羣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躋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魂。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闊。古一千歲。聞聖人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

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啟至公之恩。希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內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黃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死効結草之誠。刺血爲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爲看起居注實錄。江融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並乞逸遺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魂。秋冬凝寒。惟動履休勝。青簡時至。願想窮愁。白雲遙來。希訪生死。珍重珍重。

宋祁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絳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瑇瑳。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蓋以唐文王楊爲一變。燕許爲一變。合諸韓愈柳宗元一變爲三變也。燕許並登拔於武后之朝。與當時珠英學士周旋。張



說嘗稱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而其所自爲文。特爲典質。韓柳之徒。頗譏評文士。猶時稱燕許。故其氣勢深厚。卓爾不羣。唐駢文之盛軌也。蘇頲自制誥以外。他作工者不多。張說稍有雜篇。然二公文體不甚相遠。錄張說一首以見體。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五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寶啟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

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纜。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屺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賞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陸贄制誥章奏。雖亦用儷體。而原本經術。廓去浮藻。蘇軾稱之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其推之至此。贄所擬奉天改元大赦制。軍士感泣。餘如奉天論延訪朝臣表。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論令事狀。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多爲選家所取。茲以其文太長。不錄。僅錄所擬議減鹽價詔一首。

擬議減鹽價詔

陸贄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寔微。強弱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薦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柚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賤。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斃。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旣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

昨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唐時判詞亦駢文之別體。而張鷟之龍筋鳳髓判。最有名於時。茲錄一首如下。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

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判。

科罪劉仁範。青衿冑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且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月。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月。有司試策。無鼂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俯仰自如。肆情搥鼓。伏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游辭。

令狐楚善爲表章。李商隱嘗受其法。其所爲四六。清圓密緻。與溫庭筠段成式三人。號三十六體。蓋三人皆行十六也。商隱尤能刻意致思。凡作文必聚書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獼祭魚。晁公武曰。李商隱儷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儷者。其樊南甲集自序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書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矚矚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特善古文。舉會昌中進士。爲第一。二嘗表以今體。規我而未爲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墨汗。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商隱自序如此。蓋四六之名。自商隱始也。

上河東公啟

李商隱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  
緝補。某悼傷以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方有逃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  
胤。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之啟。常有酸辛。  
詠陶潛逋子之詩。每嗟漂泊。所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載  
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  
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  
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是無雙。曾來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寮。汲  
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  
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  
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啟。

第五節 宋四六

唐駢文之敝。至於五代而極。宋初承其餘習。制誥表奏。多爲排偶冗濫之詞。及楊  
劉倡西崑體。所作刀筆之文。稍稍華瞻。然至是臺閣皆用四六矣。惟王禹偁不爲

時俗聲調所縛。用意典切。歐陽永叔出一以古文。氣格行之。而四六之體一變。曾鞏王安石蘇軾之倫。大抵師法歐公。而筆勢小異。司馬光辭知制誥。以爲不能四六。光集中蓋深譏當時文體也。宋時四六應用之途最廣。又因唐制有博學宏詞科。所試多爲四六。紹興以來。增至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朱文公嘗謂是科習詔諛夸大之辭。競駢儷雕刻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使學者必涵詠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則其弊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士人苟趣便利。當官但循舊貫。於是四六之用。彌濫而不精。然亦無長篇大製。高者尙不逮唐遠甚。無論梁陳以上。豈非風氣之變。而所重者不在此歟。顧宋世獨有譏評四六之書。如四六談塵。四六話之類。有一二警句切對。卽膾炙人口。茲錄洪容齋所記一條於此。容齋三筆曰。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賤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敍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韉上饑。

應終有背人之意。斬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蠡范雎，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讒之心。雞鳴之恩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維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異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



試詞科。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答羣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見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享其事。鄰守馳啟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册。康王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

語出守。叩謝啟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以上洪邁所稱。皆宋四六之警句。邁故自善爲四六。所取信不謬也。

歐陽永叔之爲四六。始變舊格。蓋以古文之氣勢行之者也。王荆公偶有一二雋語。蘇子瞻奇文。絡繹抒寫。其胸中不合時宜者。頗有豪氣。在北宋四六體初變以後。此數公最爲傑出。茲畧錄一二首爲式。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睿訓丁寧。曲加尉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

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出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上杭州范資政啟

王安石

某近游瀾壤。久揖高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路。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間。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闊。恢台貫序。靈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謝量移汝州表

蘇軾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誦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餓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莽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脩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到昌化軍謝表

蘇軾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

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瘡痍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南渡以後。四六之工者。如汪藻、綦崇禮、洪适、周必大、楊萬里、陸游、孫覲之倫。而孫覲所作。尤有清新之致。今亦各錄一二首於下。

隆祐皇后告天下詔

汪藻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始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救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

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共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除授謝舍人啟

汪藻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歧路。尙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北海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鐘之應。伏念某距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歎。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召鳳閣鸞臺之彥。紉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於生前。乃俾老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髮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賜新除鎮江府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詔

綦崇禮

朕惟時已戒寒。守當嚴備。循江流而截險。願力散以難周。聯形勝以宿師。則勢

專而易應。眷昇潤東西之府。據江淮南北之衝。走集所趨。舳艫交會。封疆之接。雞犬相聞。曾無數舍之遙。奚假兩軍之重。乃命江東之戍。更蒞池陽。遂因京口之屯。並臨建鄴。仍資威望。分控長淮。惟矧勇不顧身。忠無擇事。寬其分部。庶能展足以赴功。睦乃比鄰。尙克同心而濟務。念國家之至計。翳將相之協恭。勉就大勳。毋懷小忿。譬猶捕鹿。要爲犄角之圖。有若獻豸。皆獲公私之利。往體朕意。佇觀厥成。

謝賜銀合臘藥表

周必大

天無私覆。外懷五玉之臣。帝有恩言。中錫萬金之劑。凜乎歲晚。倏爾春回。伏念臣昨被綸書。起司符竹。考湘纍之九辯。閱楚戶之三霜。多病所須。常求藥物。十全爲上。未造醫師。茲逢漢宮臘飲之時。乃冒唐殿銀罌之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遵皇極。治格泰和。惟疾之憂。每推父母之愛。好生之德。更廣乾坤之仁。故當凝沍之辰。特有珍良之賜。臣敢不勤於服食。稱是恩榮。候屬祁寒。深察小民之怨。居防美疾。載思惡石之生。

除吏部郎官謝宰相啟

楊萬里

湖海十年。分絕脩門之夢。雲天一札。忽來省戶之除。孰云處士之星。復近長安之日。伏念某老當益癯。病使蚤衰。落葉空山。晝拾狙公之橡栗。寒江釣雪。夜隨鼙鼓之苓箸。自知甚明。無所可用。方攬牛衣而袁臥。驚聞鷓谷之馮招。蓬門始開。山客相慶。載命呂安之駕。旋彈貢禹之冠。搔白首以重來。問青綾之無恙。玄都之桃千樹。花復蕩然。金城之柳十圍。木猶如此。慨其願影於朝蹟。從此寄身於化工。茲蓋伏遇某官。舜使是君。稷思猶己。謂郎官上應於列宿。任惟其人。而宰相下遂於物宜。器非求舊。眷前魚而罔棄。使去鶴之復歸。某敢不乃心權衡。所職夙夜。豈惟春選。守光庭之聖書。倘或秋毫。贊山公之啟事。

福建謝史丞相啟

陸游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宦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闈。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游。始被邊州之寄。知



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縮於印章。已遽贖於號召。行能無取。資望尙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恥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屏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歛散視凶。豐之宜。享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纍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容膝齋上梁文

洪适

寸地休心。或發置錐之誚。數椽容膝。大勝環堵之居。非坐井以觀天。猶乘槎而問漢。桀桷但求於細木。門闌不納於高車。斤斧論功。龜魚薦瑞。盤洲老人。技窮知止。與盡倦飛。半百年而日苦無多。又踰十稔。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安敢肆言。鷓鴣不過於一枝。鳳凰始翔於千仞。因山之麓。倚竹爲廬。方駐屐而少留。必橫琴而獨樂。塵外欲招於五老。飲中難著於八仙。抵掌而談。不出柳州之景。曲肱

而枕可尋蟻垤之游。晝掩卷以盟鷗。夜舉杯而勸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霧塞華棖。沈沈者所以敗也。風生圭竇。綽綽然有餘裕哉。雖不上梁。何妨下筆。

西徐上梁文

孫觀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劍息鯨。歸老三家之市。桑麻接畛。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鵠之憂。遂諧韓公見蠋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蠖虱之臣。屢聞妄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繫。蝸盤兩角。已同墜甌之觀。貉共一丘。豈共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酒占吉日。爰舉脩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千岩。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閩里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牀之夜。蓋申善頌。以佐歡謠。

第六節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諸家略論

吾國美文最盛於六朝之際。至唐以後則實用文盛而美文衰矣。宋之四六已不甚以瑯章琢句爲能。故氣勢有餘而藻采或遜。逮夫元明之世。雖以賦頌經義試士。其中亦要排比聲律。苟用虛靡猥淺之詞。以追時諧俗。此固不足以言文。而更何有於美。明時李何王李之徒。每好摹古。然但希蹤漢魏。罕法齊梁。其尺牘雜文。偶弄小巧新意。不過剽寫字句。無能自成一家者。故元明間。惟爲古文者不絕。駢文之不振。蓋時勢好尚則有然也。明季士習漸慕華采。清初乃有以四六名家者。陳其年最號傑出。汪堯峯見其文曰。開寶以來七百年無此文矣。識者以爲篤論。同時尤西堂亦能儷詞。特善爲遊戲文。非正軌。章藻功之徒。益音調庸陋。獨毛西河不以駢文著稱。偶一爲之。輒斐然可觀。是以清初四六之工者。必推西河與其年也。此後駢文與古文並行。及乾嘉之際。四方無事。在上者多方以厲文學。士人研精考索。遂往往好爲沈博絕麗之文。自乾嘉來以駢文傳者。不啻數十百家。極一時之盛。於是清之駢文。其高者率駕唐宋而追齊梁。遠爲元明所不能逮。然則清初之爲駢文者。其影響被於一代。不爲小也。

復沈九康成書

毛奇齡

累接來章。并飄妙句。知文衣在御。猶戀烏裘。炙穀爭先。不遺窮轍。所恃子雲待詔。筆札是好。東方執戟。阻飢無恙。是爲慰耳。昨者子長漫游長安。寓情賦物。登樓四望。雅似仲宣。研精十年。乃思玄晏。推其意旨。非謂藉此標榜。當有所遇。祇以游子流離遠道。同茲顛沛。曲借遐訊。慰我淪落。乃自春徂秋。中間遷隔。偶愆裁敍。竟乖報諭。頃始因風有所寫寄。陡接來示。乃知秣陵之書。未經棲目。山陽之笛。居然在耳。探懷袖之攸藏。痛音徽之未滅。而徐生所著。其文尙在。滕王餉序。至今未見。夫以僕遭逢。當此瘡痍。雖使故交通顯。榮問日接。猶且過楊侯之邱。多所記憶。挹黃公之酒。不無浩嘆。況以知交零落之年。加之遠道棲遲之頃。自分顛頓。應先朝露。而斯人無故。隕爲秋草。則梁生之殞。異地堪憐。任咸之寡。同儕所念。又況乎覽長途而悲薛收之亡。睹遺文而悼孔璋之逝者哉。曩時延陵貽劍。失之生前。今者西河贈篇。遲於身後。死而有知。古今同痛。茲丐足下焚前寄序。復誦是書。非敢云巨卿之信。能紹前期。庶幾效欒公之哭。猶爲反命而

已。

上龔芝麓先生書

陳維崧

維崧頓首。獻書芝麓先生閣下。嗣頃玉樹歌殘。黃旗氣黯。西京掌故。南朝文筆。便已散失。都無衰次。音辭所寄。惟在閣下。維崧東吳之年少也。才智誕放。骨肉躁脫。當塗貴游。目之輕狂。嚮者粗習聲律。略解組織。雕蟲末技。舉爲陳黃門方簡討李舍人諸公所品藻。歲月不居。二十年於茲。徒以揚子幼之門第。華殺不少。王茂宏之子孫。青箱遂多。上不敢方井大春。次不至失枚少孺。一流將盡。如是而已。且夫軒皇愛媼母之貌。而黜落英。魏文喜槌鑿之聲。而棄金石。中山聞幼眇以屑涕。墨子過朝歌而回車。何代無賢。古今同歎。崧竊不自量。有所撰述矣。以爲庶女。擲辭長城。擢頰賤臣。撫箏譏疑。渙釋聲音之際。窮高極微。從乎同也。是以失職以來。間與錢塘陸圻毛先舒華亭彭師度周積賢嘉興計東長洲宋寶穎輩。揚權雅頌。撰爲一集。崧雖譴陋。顧諸子皆一時之選也。每與駿公吳先生言及此事。未嘗不撫掌於應徐也。屢誦閣下尊拙齋集。玩之不置。均於

玉枕過高唐而近綿駒。亦欲一傲其音聲也。辭賦一道。古詩之流。遠溯漢魏。近迄開天。尙矣。然八風既殊。五音迭異。江表輕浮。貽譏吳語。儉楚沈雄。亦類老革。夫青青河畔草。並非造設。明月照高樓。了無擬議。劉越石繞指之語。曹顏遠合離之篇。景宗武夫。悲歌競病。斛律北將。製曲牛羊。意者幹之以風骨。不如標之以興會也。然乎否乎。幸賜發覆焉。前叩行臺。未見從者。謹陳書左右。以序鄙衷。二詩塵覽。并希郢和。邯鄲託曲於李奇。王筠假論於沈約。妄冀一言。以爲重耳。西河沈雲英傳。平瀛頌。最爲時人所稱。以其太長。故不錄。大抵西河之文。整散兼行。氣味甚近六朝。其年爲應酬文所累。集中多蕪音累氣之作。然濡染家學。南史最熟。故時不乏雅韻。有數書規仿鄴下。雖嫌太似。要之功力甚深。故今錄一首。乾嘉時爲駢文者最多。而胡天游。邵齊燾。汪中。洪亮吉。四家實足度越餘子。天游在方姚桐城派盛行之際。獨夷然不屑。所爲古文。與桐城派異趣。又工儷詞。然天游。文。閱。麗。齊。燾。文。清。簡。是。胡。邵。各。人。優。秀。之。特。點。也。汪。洪。亦。各。有。所。長。汪。之。文。蓄。氣。甚。厚。而。近。於。狷。潔。洪。之。文。造。句。多。奇。而。近。於。疏。縱。此。其。大。略。也。

貽友人書

胡天游

夫西河沈鐘。鼓浮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矯嘶於颺日。感物者氣。氣冥感而微。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年悲。春水碧。秋士思。揚雄致論於愛日。孔父臨悼于逝川。唯彼哲人。誠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旣析良儔。實屏興賞。振星衣以野飯。裊風駟而寒路。日月載旰。至於北海。而朋曷謝。併心蓋寡。齊音異耳。岱封別日。雙鷄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蕭條。響闕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浮蠹。鱗甍俯櫛。郊鷲駭搏。垆牧羣戢。井墅奕蕤。沙原莽屆。鷹唳驚心。煙霜楚囑。溯征隳於流水。繹飛轡於曳練。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旣負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仲宣吾土之賦。且遜子元神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疎。長謠儂薄。若夫王蠋烈士。嚴光客星。陂浸餘臺。叢荒故閭。東瞻卽墨。南瞰白狼。想甕沙之往軍。緬縱牛之舊壘。莫不雲雨驟越。宇宙遼迴。特澼水湯湯。導聞禹貢。邇其鈎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方云濫軌。潦集洪翻。未極泱泱。以今揆曩。術有殊

施是知陵谷。忽爾遷貿。唯彼辟華。庶爲不沒。太傅所以抱登山之悵。征南所以  
愉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駕。雄才騰柄。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寧羨逶遲乎。  
臧丈。尙槁馘于夷門。伊昔與子。流連夙夜。並琨遜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方謂  
拂虹蜺。掀扶搖。升元墟。躡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鑄於剗。躡舞鶴未銜。珠于簪。  
瞻霄雲。班早後。騫青塗之躍。春山抵雀。晚拆幽霄之焰。愴此若邁。殷其有懷。攀  
樹旁皇。武帝從而泫然。撫髀激昂。豫州由是流涕。徵我無酒。其能已乎。願襲重  
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光耀。追往者逸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  
下。恨不見我。若不見古人。乃爲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房孟弋之豔。  
費甄蔡門之隊。拊缶鳴鳴。過淇怨戀。人生行樂。豈其然矣。雖佳俠所游。而耿懷  
斯渺。夫豈丈夫之本趣乎。

答周芝山同年書

邵齊燾

齊燾頓首芝山九弟足下。得六月四日告。慨然增遠別之恨。頃以芳春。亟申歡  
讌。傾蓋投分。忘形定交。疎狂年少之時。慷慨立身之始。相與低昂。今古。嚙慕賢



愚品藻淵流。銓衡雅俗。屢陳直諫之益。不棄芻蕘之詞。或命駕不逢。則迴車靡樂。經旬暫阻。則採葛憂吟。於斯時也。松有悅柏之心。帶有忘腰之適矣。奉教日淺。歡娛未定。尋值吾弟。筑筑在疾。望窮陟吧。行迫見星。嗟夫。嗟夫。此之別也。豈直絲路。恆悲關岳。往悵云爾哉。嘔泣城闈。含辭哽咽。停驂郭門。贈言悽惻。山川重阻。薊北極於周南。義望推移。出冰距乎流火。傷獨行之踽踽。望遠道之緜緜。追惟曩遊。百憂集矣。夏暑秋涼。攝衛何似。努力珍護。勉旃自愛。弦望未期。風雲增愴。所冀思夢潛符。慈恩之遊有驗。春風捲地。中州之飛忽逢。略布所懷。詞不宣備。

胡邵合作至多。不能廣列。當時袁簡齋才筆極爲放縱。時近俳體。吳穀人雖是清才。而體格太弱。又多應酬之文。彭甘亭選學最深。亦頗爲選所累。擗摺太多。真氣不出。孔巽軒欲學徐庾。而筆力未道。選詞不盡雅稱。劉芙初、吳巢松、樂蓮裳所作。亦婉約有致。要之文氣益薄矣。王芥子、孫淵如、涉獵廣博。偶效儷體。非其至也。此皆見於曾賓谷所選駢體正宗。故約略論之。乾嘉之間。擅四六之美者。胡邵以外。

斷當推汪容甫洪稚存無有異論者也。

自序

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跡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燥。野性難馴。樂鹿同游。不關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貌是流離。託足沙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轉軻。余受詐輿。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搆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懼。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稟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願景無倚。白屋藜藿。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

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臺。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颯顏。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漢上琴臺之銘并序代

汪中

自漢陽北出二里有邱焉。其廣十畝。東對大別。左界漢水。石隄互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爲伯牙鼓琴。鍾期聽之。蓋在此云。居人築館其上。名之曰琴臺。通

津直道。來止近郊。層軒累榭。迴出塵表。土多平曠。林木翳然。水至清淺。魚藻交  
噴。可以棲遲。可以眺望。可以泳游。無尋幽陟遠之勞。靡登高臨深之懼。懿彼一  
邱。實具二美。桃華淥水。秋月春風。都人冶游。曾無曠日。夫以夔襄之技。溫雪之  
交。一揮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窮谷之中。廣廈細旃之上。靈蹤所寄。奚事刻舟。勝  
地寫心。諒符立賞。余少好雅琴。特諳操縵。自奉簡書。久忘在御。弭節夏口。假館  
漢臬。覲首同感。桑下是戀。於以濯足滄浪。息陰喬木。聽漁父之鼓枻。思游女之  
解佩。亦足高謝塵緣。希風往哲。何必撫弦動曲。乃移我情。銘曰。宛彼崇邱。於漢  
之陰。二子來遊。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  
時汎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弦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舟。巖思避雨。邈矣  
高臺。歸然舊楚。譬操南音。尙懷吾土。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

送汪劍潭南歸序

洪亮吉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屢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於窗。將以  
警日。乃復鳴夜。籠燈於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

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痰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鯉。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蓋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減。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隴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昧於明。以視日星。不跛於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繩。中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門毛角而俊。視植物而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於一邱。招高下之鳥。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喑喑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於蛄窾。假一寐於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於七尺。無桑於覆載。無害於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嗔。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於歲時。

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首。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以贈子。孰知我思。

與孫季逵書

洪亮吉

季逵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詩。頽仰宇宙。夜或秉燭。驅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嚼人。車聲過巷。牀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離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徒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壙。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曠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鱗。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於屋旁。爲構數室。贍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值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

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殫饗。幸蓄光彩。清世駢文作家。所作通體相稱。饒有六朝矩矱者。當以汪洪爲最。又如郭頻伽。故爲拘體。筆意似雅。而邊幅甚窘。王仲瞿亦有奇氣。然用事造語。不合法度。姚復莊欲別開生面。亦太著氣力。皆非駢文之正軌也。茲但錄頻伽一首於下。

查伯葵詩序

郭 慶

文章之事。有二難焉。約勅自好。不越繆徵。而以邊幅見病。卓犖偏人。意主氣勢。乃有奇佞詭常。表裏已或絕殊。彼我各爲一是。求其通材。世罕逢遘。漢魏尙矣。六朝以還。代有曠逸。今之作者。流別唐宋。子長逸才。亦曰法後。柳州傑士。不盡榮古。要以飄流遠祖。體勢近宗。苟有特達。必非形合建安。自具神鋒。豈曰規模正始。人心不同。天巧時變。卽其偏宕多奇。已復領袖一輩。查君伯葵。異稟絕人。媚學不倦。動厄於世。獨放於天。窮居幽屏。提鵬挈鷺。孤往遠戍。模山範水。放言而穿心出舌。獨念則出鬼入神。體製無詭於來。今意旨彌軫乎在。昔目中所見。

文外獨絕。夫遇合有命。奇偶不齊。影纓承明。不必東馬之彥。冠冕當世。豈盡燕許之筆。蕉萃婉篤。中多姬姜。莫得而縈啼矣。又嘗見橫厲世宙。馳聲海外。百川仰流。出羽承翼。泊夫赤絕攸寂。聲華徂謝。袞裳先遠。擗裾卽去。榮落轉燭。頌謗隨之。甚者覆手相軋。集矢不顧。諡爲至愚。而無小慚。孝章要有天下大名。元龍自非餘子可及。尋迹按響。當不其然。伯葵旣無藉於獎飾。亦不訾夫遷流。自信其學。獨斷於中。當日而衆不爲奪。過時而人皆自失。霜降木落。水流花開。傳之其人。豈不在我。僕幼而無似。思之至深。阨窮之遇相同。研幾之道未極。然於追往溯來。探近索遠。志所不逮。意過其通。竊謂騷雅之變化。遠近之離合。英咀華實。常有卓然自見者。近出所著。丐言爲證。不暇辭讓。爰引其端。旣謝一言之知。亦任百爾之諧。觀縷未畢。主臣而已。

道光以來。常州作者最盛。而董方立造語極爲近古。惟篇格未能悉稱。此外以駢體瑠集行世者。所在多有。此則耳目易遇。不煩悉爲論列也。

駢文指南終



# 重編 飲冰室文集

著作者 新會梁啟超 印行者 中華書局

全書八十冊聚珍仿宋版賽宋紙精印  
布套十函定價二十四元（郵費一元）

## 內 容

- 一集 戊戌以前作
- 二集 居東瀛作
- 三集 歸國後至歐戰前作
- 四集 歐戰和議以後最近作
- 附集 題跋詩詞曲小說詩話等

## 特 色

梁先生的文言文流暢暢達一洗  
古文積習實文學革命的先鋒  
可作學文的模範  
梁先生的語體文委婉曲折或講  
文學或講科學或講政治經濟  
或講中外大勢都是很好的作  
品可作現代語體文的楷模  
梁先生的文集自民五本局刊印  
後未曾續刊此次所刊最爲完  
全並有許多從未刊布的文字

# 文學叢書

中國韻文通論

陳鐘凡著

精裝一冊 二角四分

本書凡九章：分論詩、楚辭、詩騷之比較、論漢魏六代賦、論樂府詩、論漢魏迄隋唐古詩、論唐人近體詩、論唐五代及兩宋詞、論金元以來之南北曲。既述淵源與背景，復詳其體裂與派別。讀此一編，可入中國韻文之堂奧矣。

中國文學批評史

陳鐘凡著

精裝一冊 一元二角

本書共分十二章：前三章詳述文學義界、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總述；次九章則就周、秦、兩漢、魏、晉、宋、齊、梁、陳、北朝、隋、唐、兩宋、元、明、清歷代各作家文學與以平議；中學之演進，行爲斯書表出，誠一善本也。

中華書局發行



